

福很多。至少我们在唱歌跳舞的时候都很欢乐。他们的那种坚毅，真的给我很大的震撼。”

还有一次在草原上演出，地面凹凸不平，年轻的赵蕾连续三次摔倒在台上。心中窘迫万分，台下战士却报以热烈的掌声。“不拘场地、不计得失，我们要为保家卫国的边疆战士带去温暖与慰藉。”就是从那时候起，“艺术为人民服务”这句话，从一个口号变成了刻进骨子里的信念。

没有舞台，就在空地跳；营房小，就两个人跳；场地允许，就集体跳。小品、相声、舞蹈、独唱，什么形式都来。“这些艺术的形式，只是为了丰富战士们平日比较枯燥的训练生活。”赵蕾说。

从零开始， 一个打字员的复旦自考路

1993年，20岁的赵蕾退役后来到了上海，这座她并不熟悉的城市。

“街上人们讲的全是上海话，我能听，但不太会说。总之，走到哪里都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”因为普通话好，赵蕾被分配到上海新客站广播室，报到后先下基层锻炼——人工检票、候车大厅打扫卫生、打击“黄牛”。带她的师傅建议她：“你还年轻，要读书，离开这里。”

一次机缘，赵蕾在报纸上看到报社招聘电脑录入员——那个年代



17岁的赵蕾成为了一名高原上的文艺兵。

会用电脑的人不多，她决定去试试。没有电脑键盘，父亲借来一台坏掉的英文打字机，她对着五笔字根口诀，一个键一个键地练。一个月后考试，要求每分钟打200多字，她打了260多字，差错率达标，顺利被录用。

但年轻的她深知，想要在城市站稳脚跟、追逐文艺理想，必须补

齐短板。她决定去考复旦大学的自学考试。父亲其实不太相信她能考出来，毕竟自学考通过率很低。“我父亲就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，既然他不相信，我就要去读复旦新闻。”赵蕾笑着承认，“就是一种小赌气，想证明一下自己。”

在考学的几年里，她开启了“白